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六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昺

晦庵集卷六十九

宋 朱子 撰

雜著

禘祫議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志恐非顔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

其制皆為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内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言守祧之宫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毁之名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毁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故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

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故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彩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

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傳毀廟之主藏於太祖

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窋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

曹衛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嫄於側置而諸廟别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宫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宫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

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别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獘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爼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

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說在後）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

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韋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北

太祖

昭　穆

東　西

昭　穆

都宮門

南

廟制圖

北

寢

廷

廟

廷

垣門

東　西

南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毁毁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武王世室　昭　昭

太祖后稷

穆文王世室　穆　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文世室	太祖后稷	武世室
穆		昭
穆		昭
穆		昭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窋公劉皇僕毀隃高圉公叔王季武康穆懿夷宣
　　　鞠慶節差弗公非亞圉太王文王成昭共孝厲幽

劉歆周七廟圖

稷	高圉以上藏主	公叔 王季 亞圉 古公	文王時
稷	亞圉以上藏主	公叔 王季 太王 文王	武王時
稷	公叔以上藏主	王季 武王 太王 文王	成王時
稷	太王以上藏主	王季 武王 文王 成王	康王時

禝 王季以上藏主 武康 文成 昭王時

禝 文世室 武康 成昭 穆王時

禝 武世室 文世室 康穆 成昭 共王時

禝 武世室 文 成 康穆 昭共 懿王時

禝 武康 文成 穆懿 昭共 孝王時

禝 武康 文成 昭 穆懿 共孝 夷王時

禝 武康穆 文成昭 懿夷 共孝 厲王時

禝 武康穆 文 成昭共 懿夷 孝厲 宣王時

禘　武 康穆懿 夷 宣　文 成昭共 孝 厲　幽王時

劉歆周九廟圖

禘

禘　公非以上藏主　高圉公叔王季　亞圉太王文王　武王時

禘　高圉以上藏主　公叔王季武王　亞圉太王文王　成王時

禘　亞圉以上藏主　公叔王季武王　太王文王成王　康王時

禘　公叔以上藏主　王季武王康王　太王文王成王　昭王時

禘　太王以上藏主　王季武康　文王成昭　穆王時

禝 王季以上藏主 武康穆 文成昭 共王時

禝 文世室 武康穆 成昭共 懿王時

禝 武世室 文世室 康穆懿 成昭共 孝王時

禝 武 文成 康穆懿 昭共孝 夷王時

禝 武康 文成 穆懿夷 昭共孝 厲王時

禝 武康 文成昭 穆懿夷 共孝厲 宣王時

禝 武康穆 文成昭 懿夷宣 共孝厲 幽王時

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

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葢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葢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為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為說

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墠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爲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

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墠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墠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為穆而不

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為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於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令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令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

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

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時祫有圖在後）

周大禘圖

后稷 南鄉
嚳東鄉
戶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祀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周大祫圖

春秋傳曰祫祭者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不窋至宣王為昭皆南鄉

太祖后稷東鄉

鞠至幽王為穆皆北鄉

周時祫圖

文王時

王季
公叔 南向

穆 東向

康王時

武王時

王季
公叔 南向

穆 東向

昭王時

文王 北向

武王
王季 南向

穆 東向

穆王時

成王時

文王 北向

武王　南向
王季

北向
成王
文王

稷　東向

共王時

穆王
康王　南向
武王

北向
昭王
成王
文王

稷　東向

康王　南向
武王

北向
成王
文王

稷　東向

懿王時

穆王
康王　南向
武王

北向
昭王
成王
文王

稷　東向

康王　南向
武王

北向
昭王
成王
文王

稷　東向

孝王時

懿王
穆王
康王　南向
武王

北向
共王
昭王
成王
文王

稷　東向

北向
共王
昭王
成王
文王

昭穆之不為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祫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祫不兼毀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為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毀廟之主有皆不祫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為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

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峰胡仁重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

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䰟顆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彞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理之變也然設於别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

國又不聞其以巢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別定廟議圖說圖已見前

紹熙甲寅其月詔以孝宗祔廟當議宗廟迭毀之次禮部侍郎許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恭依且令復議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時熹始赴經筵供職亦嘗預議屬以病不能赴遂以議狀申省大指以為僖祖實為帝者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不當祧毀合仍舊

居太廟第一室四時常享則居東鄉之位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六室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宜毀而太祖太宗仁宗功德茂盛宜準周之文武百世不遷號為世室其宣祖真宗英宗則遷於西夾室以從順祖翼祖之後祫享則序昭穆於堂上而時享不及焉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為親廟時享祫享如儀異時迭毀則三昭三穆以次而遷惟高宗受命中興異時雖或親盡亦當如仁宗故事別為世室百世不遷葢

雖通為十室而三世室自在三昭三穆外其始祖之廟與三昭三穆正合七世之文如劉歆說而兄弟相繼各為一世先儒亦有定議并考古今畫成圖様其說甚備且謂他日恢復中原還反舊京則又當别考古制世為一廟而革去東漢以來同堂異室之陋葢不獨為今日議也而廟堂持之不上獨奏禮官及諸從臣所論請為别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即毁撤僖祖宣祖廟室熹見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以熙寧復祀禧

祖為然給舍樓鑰陳傅良又復韋合衆綴以附其說其語頗達上聽其月某日忽有旨宣召熹赴内殿奏事葢將問之以此也熹因節畧狀文及為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之良以為然且喻熹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孝宗時又不曾遷太上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熹因奏曰此事義理甚明而聖意又已見得如此其不當遷無可疑者前日集議雖已施行而臣申省議狀獨未得經聖覽不曾降出即今來劄子却乞

降出再令臣僚集議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深甫張叔椿亦皆以熹說為然而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不久熹即罷歸而所議遂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甞互入文字乞降出熹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也然當日議狀奏劄出於匆匆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之異故其為說易致混亂而甞反疑前日之誤故今特備著之而別定兩圖以見區區之本意云

君臣服議

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仙遺詔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晝用今式斬衰之服哀臨既畢及被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經而已此符當與遺詔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虞惑悮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脚之下注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下注云上領不盤則雖閒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幞頭之説予記温公書儀及後山談

叢所記頗詳乃周武帝所製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為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幞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所制者耶抑將以紙為胎使之剛強植立亦若今之漆紗所為者耶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

曉葢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牴牾至於如此雖子亦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強為之說者曰雖為上領而不聯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遶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葢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

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有曰布襴衫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葢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為失也今既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還今以就古而不自知其實之悞反至於廢古以徇今也又前

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菅屨而符乃無又承用之者遂屨韈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杖云者於禮為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内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令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

服白羅袍黒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絰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絰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黄衫黒銀帶羣臣之服分為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絰腰絰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袴腰絰其下等則布幞頭襴衫腰絰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

為一襲者又有四脚有襴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繆悞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為古制斜巾乃民間初喪未成服時所用既成服則去之蓋古者冕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四脚之說已見於前蓋宇文氏厰古冠而為之若兼存而互用猶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今皆為燕服與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衮冕通天幞頭帽子雖皆御服如之何而可並用於

一時小直領上領古裙今襴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說已見前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便只服布四脚不服練冠非是其去巾帽亦不知有何據也四脚幞頭折說亦見前燕禮官亦云四脚係幞頭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其名則知二者非異物而於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幞頭不知何謂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蕪畫古今以為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

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捬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絰麻首絰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為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

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奇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雖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

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為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葢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葢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踈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

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為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别貴賤親踈之等以為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覆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

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為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非先王之法服自五季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

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别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為便服而去之哉唐公服見通典開元禮序例下篇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踈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别為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

庶幾先王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民臣禮議 同安作

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葢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尚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

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揔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葢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甞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理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

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事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謬盭朝廷又無以督察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嘗經政和改制畫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為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怪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揉雅俗不辨而縣邑直

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之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疎畧不備處是以其事難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為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録號曰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畧鋟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為三通

一通於守令廳事一通於學一通於名山寺觀皆櫝藏之守視司祭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此一說也禮書既頒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頒禮州縣各為若干人廪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諸祭惟釋奠從祀所用器物為多當約此數為定一州一縣必具之難以悉從朝廷給也但每

事給一以為準式付之州郡櫝藏於太守廳事使以其制為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自造不能齊同即賦錢於州縣各為若干詣行在所屬製造其器物用者自為一庫別置主典與所櫝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書禮服並用此法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州縣三獻分獻執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無者補之使皆為古禮服釋奠分獻之屬皆用士人餘祭用吏人當殊其制製造頒降如祭器法此四說也禮書之不備者熹嘗考釋奠儀之失今別出之更加詳考而正

之仍為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為一圖與書通班之守視如書法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苟簡之俗勝而莫致意焉故也是其所以每難也愚故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故述斯議以為有能舉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爾

改官議

一諸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人充罷去試法如不足則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舉歲無定員有闕則降指揮令舉

一近制新改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内只言犯入己贓甘與同罪即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差遣日如有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即與同罪是以舉者猶私妄舉多不擇人及至負敗又無譴責今欲乞於舉狀中添入此項如有違戾必罰無赦

一令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奉玉音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舉而昏繆不材之人或與其間欲乞令後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間利害如有庸繆即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有職名者即令落職）則舉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徼倖求進矣

一改官之人設使所舉皆當然其才亦有大小之不同而今之縣道亦有難易之別今銓部之法未嘗為官

擇人而使人自擇官是以才高者審於擇地多注優
閒易辦之縣才短者昧於所向多注繁劇難辦之縣
使人與官兩失其所所以縣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
欲乞將天下諸縣分其難易又以大小為次委自尚
書將合注知縣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
難大縣者為上繁難小縣者次之優閒大縣又次之
小縣為下其已任繁難者後任便與注權通判其任
優閒縣者後任須管再入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

願注縣丞者聽但亦以三年為任

一累任教官不曾實歷治民之人不許薦舉改官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葢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

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

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惟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益嘗思之必欲乗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熈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

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

官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濶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為混補之說者多是温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靡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捄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為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為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為率而取

其若干以為新額如以十分為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為額更斟酌之又損太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絶其見住學人分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

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為

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内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廪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

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明矣然熈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温公吕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

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

焉蓋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

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為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為一科通禮新

儀為一科兵法刑統勑令為一科通典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奥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

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茍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不

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説各
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
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吕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
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説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吕
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吕大臨
楊時吕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
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吕大臨春秋則啖助趙匡陸
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

皆有集解等書而蘓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
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
劉彝等說恐亦可取
狀内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内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
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
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
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獘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
命題又多為新竒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
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

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葢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為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飣餖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

司戒勅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熈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詞以應之

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畧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詖倿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已意者其說已畧具于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

之說而已如此不惟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與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已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

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獘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為人師

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

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謬濫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將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為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

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
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
則又嚴為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
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為甚失職矣其計會監
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
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
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為科舉之學矣至於
制舉名為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

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為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為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為工

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絶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天子之禮如此者數段先生初欲以入禮書後又謂若如此却是自已著書也遂除去不用今惟見此一段豈禘祫議之類皆是歟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媺下本有訓字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凝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

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又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旅陳也陳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也察其存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

捄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

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何謂六寢六宫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故嚮明而治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宫正宫在前五宫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何謂三朝五門曰王宫之外門一曰皐門

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虎門又曰畢門此鄭司農說也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外而設兩觀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內朝畢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農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詔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儀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儀正其位掌擯相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懸象治所以待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

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者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之內者或謂之燕朝何謂貨賄曰有太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宗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

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

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涼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一籩今用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笋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

南隅今以瓦尊代加勺羃幕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中東爵西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閲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

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帨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

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

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

再拜退

獻者（贊者）　分奠二人（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趙壻親迎禮大畧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及期具饌設椅卓置於

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杯匕箸蔬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别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

壻盛服（主人醮子之禮）乗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于次女尊長（父母醮子之禮）出迎壻於門外揖遜而入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内拜宅裏去）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中門至於廳事壻揖之至婦轎前舉簾以俟姆奉婦登車下簾壻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壻乗馬在前婦車在後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壻先至廳事俟婦下

車揖遂導以入婦從之贊者導壻揖婦而後婦從之適
其室婦從者布席於閫内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
立於東席婦立於西席婦拜壻答拜壻為婦舉蒙頭訖
揖婦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壻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
置殽壻揖婦同祭殽食畢又斟舉飲饌不祭三斟亦如
之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徹饌

乾隆御覽之寶

晦庵集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七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舉人臣張　護

晦庵集卷七十

宋　朱子　撰

雜著

讀吕氏詩記桑中篇甲辰春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

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憫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

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别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為雅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

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謡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賔客耶葢古者天子廵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厖雜矣

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説必欲强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昧任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况强以桑中溱洧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説獨以其理與

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宣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逌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

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静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旣没文不在兹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廵顧望而不能

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没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徳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吴之術蘓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

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葢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

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

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

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兹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脩已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

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賛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

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

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彛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

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髠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火其書而廬其居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堯舜列聖之可

以為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録之辨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明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録熹因妄謂日録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葢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

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
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
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押闔煒燁譎誑又非
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
造之言固無是理况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為
表裏亦不待晚年懟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
當時用其垂絶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
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

能得之如此之患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使當摭其肆情反理之實以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柰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

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刋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恠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語見責沈其所贈凡孫漸者即幾叟少卿後改名淵者也幾叟楊公之婿嘗以楊公之語告翁曰更留那老子做甚底翁初亦駭其言幾叟復為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

賴其一言而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譽余之謬云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友遷謫猶居善地疑居袁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錄為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開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

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奥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録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

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説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為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

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為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為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訏謨旣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為吾

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閑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為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

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狥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歷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為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為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

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為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為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為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為已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

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横流而不可救闗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為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為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册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氂差者茍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

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已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為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為不可行又

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直廢大典固為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為賓主

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别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况其於粗迹之謬

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脩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諶之所叙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為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內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别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為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説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為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

時偶然之語以為証至其甚也則又遠引佛老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紕繆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唯以此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為大了翁之言蓋亦疎矣　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温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咈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鵪鶉公事按問條法亦

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旣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已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旣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

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為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奥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為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熈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為國是鄙儒俗生

隨風而靡者旣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呑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為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户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内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

為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為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録因鄒道卿之論而發者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韓瓘談録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頗乃屑屑焉偏指息鷙一義以為實奮汰之原此為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鈎之罪對放飯流歠之客而議其齒决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

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已未八月因為精舍諸生說偶記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之韙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後兩日有語予曰荆公正坐為一道德所誤耳予謂之曰一道德者先王之政非王氏之私說也子何病焉若道此語於荆公之前彼不過相視一笑而言曰正為公不識道德耳吾恐子之將無詞以對也兩轉語

偶與前說相似故筆其後云

讀蘇氏紀年

程弟允夫雅好蘇學蓋嘗以講於余而終不能無異同之論故其為此書也用心甚苦而獨不以見視比其既没乃得見之則有甚陋而可愧者恨不及與之反復其說也姑掇其尤者一二論之以為死者有知尚當有以識余之意爾

蘇黄門言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

貫之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為能萬變而不窮故諸弟子之問或仁或孝或從政或事君所問不同而夫子荅之亦無窮者一以貫之故也然夫子不以一貫者告人何哉夫子中道而立彼由此而悟如顔子者其所得亦不過於問仁問為邦爾而終與聖人交臂其它雖未大有所得茍日從事於仁孝從政事君之間亦不失為士君子故曰下學而上達蓋其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非有二也衆人未

達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道豈果若登天之難哉又曰君子之教人不可以同科也譬諸草木大者使之遂其大小者使之成其小區別使各極其分量斯足矣故中人以下姑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可也茍比其大小而同乎一科使學者躐等以為進相誣以為高豈善教者哉若乃聖人則其開端便自遠大及其至也亦不過是而已故曰有始有卒者

其唯聖人乎有始有卒非自始以至終言唯聖人然後能始終一致也古史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大小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

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又曰公言每夜熟寐至五鼓初即攬衣起坐此即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太史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

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

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

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

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

子則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

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

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

然曾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没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者蓋為是歟前兩段紀年所載皆其門人所記語意闕略恐於蘇公之言有不能無失

者不足以極余之辨故考諸古史以足之如此云

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為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為妙

道之極而陰祕藏之不以告人而時出其餘以愚學者之未達使姑為善人君子而已也然夫子之告子貢蓋以知而言其告曾子則以行而論至於夫子言之之難易二子聞之之得失則古史之言雖若近之然謂曾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為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為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至於游夏之論洒掃應對之云云者乃謂小子之學所當由此而漸進非謂一告以此而遂一聽其所為終身無復有所告語也觀

夫子之與顔淵言至於終日而淵歎之以為善誘循循博文約禮則聖人之所以教人有始有卒蓋亦可見但不躐等而已今曰教不可以同科姑使之從事於此而教者遂不復有所與則固昧於教學之序又謂顔子平生所問止於論語所記為仁為邦之二條則其考之又可謂不詳矣夫子之言下學而上達正謂下學於人事之卑近而上達於天理之精微爾今曰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則是終身下學而未嘗上達也又以子貢

為未達而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以病其猶天不可階之言則夫形而上下者雖不可以二物言然謂學之外別無形而上者則是但有事而無理但有下學而無可上達也雖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然謂其必可至而無難則是顔子末由也已之歎孟子大而化之之語皆為未達也其言不急於道而待其自至如農夫區種而無所用巧皆非是獨其譏當世言道之失蓋指王氏而言則為近之然所謂道者已亦莫之識而未免於誣也

蓋王氏之誣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蘇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均矣凡此皆其學之所不及而妄言之故其失如此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為閑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古史所引舜禹授受之言亦非本義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言精一別於

人心道心之間而守其道心始終不貳則其所行自無過不及而合中道耳非以一名道而寄之於中也又謂孟子為性善之論而一與中始枝尤為謬妄今未暇辨後章詳之

記易誤

否之匪人近見一説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蓋由比之匪人而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上聲字義巳不同若以義言則比之匪人為所附非其人否之匪人為

否塞非人道語脉又不同決是衍字其彖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象之樽酒簋簋下復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是何人說姑記於此云

記永嘉儀禮誤字

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若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録而其開卷第一板士冠禮

篇中第三行即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字上而為句絶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不復可讀蓋曰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為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今釋文既誤倒之張本又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如何而為句又如何而為說也又少牢饋食禮曰用

丁巳乃戊巳之巳故注云取其今名自丁寧自變改葢本說文改字從巳從攴為巳有過攴之則改之義而下條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巳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諸本或寫巳為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横而奉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每讀令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尚多病倦不暇細考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耳蜀中石本尤多誤於此

巳字三四乃鑱滅其體豈亦疑之而未知所決耶

記鄉射疑誤

鄉射篇若無大夫則唯賓而注云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為者余始讀此嘗疑長一人舉觶五字本是經文而印本誤入注中既而考之凡舉觶皆卑且少者為之非賓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于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之中但選一人使之舉觶于賓而非反使賓長自舉觶也至考燕禮小臣請

滕爵者而公命長注云長謂選卿大夫中長幼可使者
於是又見長字之義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滕爵又請
致者而公命皆致則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一人
滕爵如此篇之長一人以舉觶于賓乃注文所引之明
證但其詞太畧有以致讀者之疑耳昔邢子才不喜校
書而曰日思其誤更是一適劉斯立猶深病之况此書
不誤而人自誤反謂書誤而欲妄下雌黄於其間其得
罪於信古闕疑之君子當如何耶因感其事又恐後之

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書以識云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

熹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為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物物致察宛轉歸己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脱然有貫通處又

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

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

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

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

然是别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内習之既

久自然有所得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

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尹氏之言為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旣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學而時習之

學是前一叚事既學矣又能時習所以悅也上蔡說得習字好然少發明學字之意似無來歴耳悅乃習之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上蔡但云如此則德聚語亦未瑩有朋自遠方來觀聖人立言正意止為朋友講習上蔡所推似亦太遠人不知而不愠學固非欲人知亦非有意欲人不知是以人知之不加喜人不知不加愠此聖門所發義理之正也老氏知我者希

則我貴矣此異端自私之見與聖門氣象迥然不同

上蔡引之似未察也又云自待者厚亦是語病按此章惟伊川先

生之說語約而味長最得聖人本意其次似皆不若

尹和靖如上蔡之說非不奇偉然多過中少餘味矣

其為人也孝弟

仁至難言故聖賢之言或指其方或語其用未嘗直

指其體而名言之也上蔡云古人語仁多矣然終非

仁也又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非仁也正欲發明

此意然不覺秉快一向說開了至於其間界分脉絡自有相管攝聯屬處却不曾分明為人指出故讀之者只見曠蕩無可撈摸便更向别處走此其立言之病也又云人心之不偽者莫如事親從兄以是心而充之則無適而非仁矣此語亦皆未安蓋性之所有而根於心者莫非真實不但孝弟為不偽也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所發最親切所係最重大故行仁之道必自此始非謂充擴孝弟可以求仁也此章

之義恐只當從伊川說

巧言令色

言自巧色自令不害其為仁好其言令其色便是不仁矣云豈以此為不仁立語恐未安

道千乘之國

學者專為記誦之學而不知所用固不可然遂以為不待讀書而遽以政學則尤不可大抵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學者分內事而其先後固有序矣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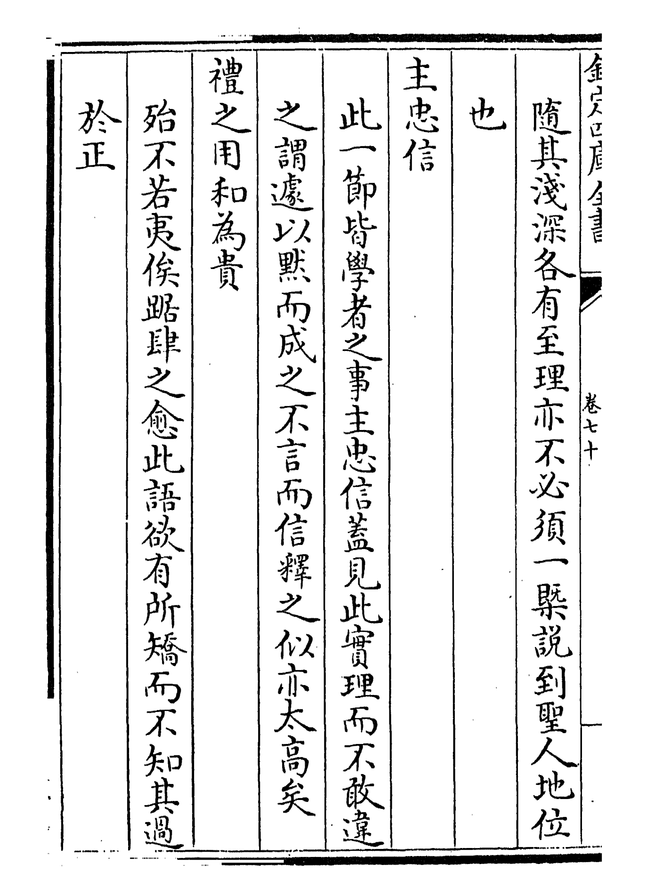
求義理乃格物致知之事所以發明正心誠意之端也學者不本於此乃欲責成於人民社稷之閒求其必當於理而無悖吾見其難矣且天下國家雖有大小之殊然聖人於此亦各止其所焉非有所為而為之也上蔡云古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則千乘之國亦可見其用心矣此似以為朝諸侯有天下之故而用心於千乘之國之意恐亦有病

弟子入則孝

此章指人以所向之方使學者知所先後而已未遽及盡孝弟察人倫也大抵上蔡氣象宏濶所見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說必至此然後已亦一病也

賢賢易色

雖曰未學乃假設之辭非指一人而言今直以大舜生知人倫之至言之却似執文害義也且聖賢之語



隨其淺深各有至理亦不必須一槩說到聖人地位也

主忠信

此一節皆學者之事主忠信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謂遽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釋之似亦太高矣

禮之用和為貴

殆不若吏侯踞肆之愈此語欲有所矯而不知其過於正

患不知人

知人者為大乎人知者為大乎此又涉乎知我希自待厚之私矣近世學者葢有未少有得而俯視等夷者豈非此語之流生禍哉上蔡於公冶長序篇論知人處甚佳此章却有病

上蔡語中諸如此類甚多此據鄙見論其尤甚者耳後篇隨看抄出幾於段段有可疑處不欲盡寫呈大槩亦只是一種病即此亦可以見其餘也近

看諸說惟伊川所解語意涵蓄旨味無窮其次尹氏守得定不走作所少者精神耳夫以上蔡高明之見在程門蓋鮮儷焉而其立言不滿人意之處尚如此況其餘哉然則吾屬於此亦可以深自警矣

記疑

偶得雜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於鄙意不能無所疑也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因竊識之以俟君子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

先生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愚謂此言務為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聖賢所以告其君者似不如是也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其心

不傳其心而傳已之心哉且既曰已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況不本於講明存養之漸而直以擴充為言則亦將以何者為心之正而擴充之耶夫進言於君而其虛夸不實如此是不惟不能有所裨補而適所以啓其談空自聖之弊後之學者尤不可以不戒也某初見先生即誨之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何也謂之心如何是心謂之性如何是性宜思之

愚謂此固窮理之事然非所以語初學者

某問楊文靖公云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如何先生曰是非先生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也昔伊川親批呂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伊川曰中無倚者某未達先生曰若說不倚須是有四旁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

愚謂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着之意也不倚則以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故程子以不偏名中而謂不倚者為未瑩今以不倚者之未瑩乃欲

舉不偏者而廢之其亦誤矣

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才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曰且只靜觀

愚謂此問甚切惜乎答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為已發而且與之為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使人求中於其間其旨深矣

問伊川先生答鮮于侁之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為顏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即有著矣

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爲顔子耳某子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之意也

自得處豈得分毫進若見則便見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學者拈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便見若悠悠即玩矣若未有見又且放過

愚謂學固欲其自得而自得誠不可以分毫論然欲其自得則必其積累漸漬然後有以浹洽而貫通焉

爾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責其便見則無乃狂躁急迫之甚且未知其所見者又果何事也耶程子之言乃因學如不及而言初不為見處發也又曰若未有見又且放過則其進退遲速無所據矣其誤後學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恍然神悟乃異學之語儒者則惟有窮理之功積習

之久觸類貫通而黙有以自信耳

問未見天下歸仁且非禮勿視聽言動當自有見否曰固是然要便見天下歸仁進學在致知涵養在敬不可偏廢

愚按天下歸仁程子述孔顔之意亦曰天下皆稱其仁而已乃謂躬行實履之效非語其見處也必若以見處言則如問者之言猶為未逺而所謂須要便見者則其狂躁而迫切也甚矣進學涵養乃程子語然

程子所謂致知正欲其即事窮理而積累貫通非欲其恍然神悟而便見天下歸仁也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

愚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惡能止其紛擾之已

然哉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孟子且如此說耳論其洞達無間又豈止塞乎天地而已哉

愚嘗深患近世學者躐等之弊發言立論不問其理之當否而惟恐其說之不高今讀此書乃知前輩之言既有以啓之者矣養氣之說學者且當熟講其方而實用力焉至於事皆合義而無不慊於心則是氣浩然充塞天地蓋不待言而自喻矣今不論此而遽

為浩蕩無涯之說以求出乎孟子之上其欺已而誣人亦甚矣哉

知性即明死生之說性猶水也

愚謂性即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是已今不察此而曰知性即明死生之說是以性為一物而往來出没乎生死之間也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

愚觀古今聖賢問答之詞未有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有如此遽有得者此皆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不自知其相率而陷於自欺也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云云

愚謂此理固然然未嘗告以下學之方而遽為此說便有使人躐等欲速而不安於下學之意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

無所得某遂心服一二年間才見即問先生但曰理是如此其後某人有詩云云至此方有所得

愚謂川上之歎聖人有感於道體之無窮而語之以勉人使汲汲於進學耳然先儒不明其所感之意故程子特發明之而不暇及乎其他傳者不深考遂以聖人此言專為指示道體而發則已誤矣今若以其正而言之則問者本無可疑而告者但當告以汲汲進學之意若循其誤而言之則學者每見必問才見

即問其躐等甚矣告者乃不知抑而反引之於恍惚不可測知之境其凌節亦甚矣且某人者自謂有得而所為詩語乃老佛陳腐之常談而已惡在其有得耶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

愚謂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為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為堯桀之所以為桀則

豈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夫本來無有者混儒佛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淫遁之常談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恠獨某子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為不可解耳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亦有詩云參倚前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劒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

愚謂孔子答子張以忠信篤敬而有參前倚衡之說蓋欲其力行二語造次不忘若曰坐見於墻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說者展轉恠妄至於如此亦可歎已且其所謂只令便了乃相親者竊取異學鄙俚之常談可羞甚矣乃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

或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窻問曰此還歸仁否或人默然某人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

軀雖異暗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

愚按天下歸仁說已見前今且以所謂物物皆歸吾仁者論之則指窻之問亦應之曰此若不歸吾仁則必無故而戕敗之矣大凡義理莫不如此皆有體驗之實若但如此詩之說則近世禪學之下者類能言之豈孔顔所以相傳之實學哉

顔子聞天下歸仁又問克復之目請事斯語所以游泳此理也

愚謂天下歸仁者克復之效問目請事乃其用功之實也某子之言失其序矣

問盡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養性事天是養之先生曰不然昔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造得到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此言天地之形體

愚按問者之言於孟子之文義得之矣某子所引程

子之言乃聖人之事非為衆人設也程子所謂造得到者正謂足目俱到無所不盡耳而某子乃獨以知之為説而又通之衆人豈其本發問之時所謂造得到者已如今之所謂而程子不之察耶若使程子於此如孔子於子張之問達也則所以告之者必不然矣又云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此語亦無倫理且天地乃本有之物非心所能生也若曰心能生天之形體是乃釋氏想澄成國土之餘論張子嘗力

排之矣

先生之門人甲有詩云誰道堅高不易知生來頃刻未嘗離乙答之云若道堅高不易知須知此語已成非饒君向此知端的未免猶為我與伊先生以乙之言為是

愚按堅高云者顏子形容夫子之道不易窺測之辭爾非有一物頑然而堅峣然而高也今甲已失之而乙又甚焉且皆儇淺無稽絕不類儒者氣象某子乃不以甲為非而又以乙為是亦不可曉也已

乾隆御覽之寶

晦庵集卷七十